



Some Rain Must Fall

Michel Faber

雨必将落下

(英) 米歇尔·法柏 著 冯倩珠 译

Some Rain Must Fall

Michel Faber

雨必将落下

(英) 米歇尔·法柏 著 冯倩珠 译

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雨必将落下 / (英) 法柏著 ; 冯倩珠译. — 北京 : 新星出版社, 2011.8

ISBN 978-7-5133-0319-4

I. ①雨… II. ①法… ②冯… III. ①短篇小说 - 小说集 - 英国 - 现代 IV. ①I561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1)第123321号

Some Rain Must Fall

Copyright©1998 by Michel Faber

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Canongate Books Ltd.

through Andrew Nurnberg Associates International Limited

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©2011 New Star Press

All rights reserved

雨必将落下

[英] 米歇尔·法柏 著 冯倩珠 译

责任编辑: 罗 晨

责任印制: 韦 舰

出版发行: 新星出版社

出 版 人: 谢 刚

社 址: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100044

网 址: www.newstarpress.com

电 话: 010-88310888

传 真: 010-65270449

法律顾问: 北京市大成律师事务所

读者服务: 010-88310800 service@newstarpress.com

邮购地址: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100044

印 刷: 北京佳顺印务有限公司

开 本: 889 × 1194 1/32

印 张: 7.75

字 数: 105千字

版 次: 2011年8月第一版 2011年8月第一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5133-0319-4

定 价: 25.00 元

版权专有, 侵权必究; 如有质量问题, 请与出版社联系更换。

目录

- 001 雨必将落下
- 019 鱼
- 027 以免晕眩
- 033 玩具故事
- 042 胖小姐和瘦小姐
- 063 五十万英镑和一个奇迹
- 074 红色水泥车
- 081 温暖又舒服的地方
- 091 尼娜的手
- 103 地狱外壳
- 131 传话细胞
- 144 账
- 156 皮软美语
- 180 爱的隧道
- 212 羊

雨必将落下¹

弗朗西斯·斯特雷泽恩回到家，看到他已经把饭做好了。

“新工作头一天，累坏了吧。”他说。

“毫无疑问，我和这个男人的关系快完了。”弗朗西斯提醒自己，吻了吻他的嘴唇。

疑问自然是有的。她累坏了，倒在沙发上吃了饭。饭菜是严格遵照她的食谱做的，做得相当好。

“孩子们怎么样？”他问。

这并不是在问他或她的孩子——他们并不是这种关系。他问的是洛泽里小学的孩子。

“现在还不清楚。”她说。

¹ 引自美国诗人亨利·沃兹沃斯·朗费罗的诗《雨天》，原句为：“每个生命中，有些雨必将落下，有些日子注定要阴暗惨淡。”

她让孩子们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整理东西。雨靴排齐。外套挂好。故事书从大到小摆放。每枝笔都削尖。

不是她自己有洁癖：作为一名专家，她很了解这些是孩子们所需要的。她是这个班的新老师，仓促地被派来这里；必须和孩子们有个约定。他们必须表现得乖巧；她也必须向他们展示威信。

最重要的是，他们的日子还得继续下去，带着最大限度的忙乱继续下去。

“接下来，每个人都有橡皮吗？”弗朗西斯问。

十几个铅笔盒掀开，噼啪作响。

“谁的橡皮比这块小的？来拿一块吧。”她提着满满一袋崭新的辉柏嘉大橡皮，微笑着举起一块。每到一个新班级她就会带上这样一袋。

看到这么棒的礼物，每个意识到自己够格拿礼物的孩子都兴奋地叫了起来。

透过眼角的余光，弗朗西斯瞥见对面教室的其中一个老师正隔着走廊观望，显然是想看看弗朗西斯值不值别人的三倍薪水。

“现在，我希望你们每个人都翻一下自己的作文本，选一页字写得最好的。选好了就翻到那一页，就这样把本子放在地板上……不是，不是一本叠一本——是全部摊开。本子边缘对齐，像在墙上砌砖头那样。当中空出一点距离。对……一本本摊开。很好……很好……”

弗朗西斯屈身蹲下，让孩子们知道她可以跟他们在同样的高度一起玩，不过高大的身形和散开一圈的裙摆却让孩子们感到了她的

不同。虽然暂时对他们的字迹没什么兴趣，她还是能看出来，这群孩子里没有谁是特别糟糕的：看来他们的珍妮·麦克肖恩老师——直到上个礼拜还是他们的老师——应该还不错。

第二天早上，头一天没来的两个孩子现身了。这是好事情——可能是妈妈们相互通知的。

弗朗西斯看了假条：小艾米肚子疼；小山姆去看医生了。恐惧很有可能已在生长，如果他们再不来，恐怕会难以处理。她欢迎艾米和山姆回到学校，给了他们两块橡皮。他们比别的孩子晚来，还不适应，所以弗朗西斯决定，允许他们明天再交作文。

弗朗西斯的新房子在洛泽里村的一座小山上，对此她自己都还没适应。

她之前的住处是一间破旧不堪的公寓——装修得一团糟，草草地摆了几样家具。她喜欢那地方：那里曾是一间精神病院的治疗病房，后来社区看护人员把里面的人赶走了。屋里留下了一些有趣的痕迹：墙上古怪的记号，被特制塑胶封住的插座，用颤抖的手编织的放衣服的柳条篮。

洛泽里的这一间是政府租赁房，普通、舒适。有个警察和他的妻子曾住在这里，他们小心翼翼地保持屋子的原貌，就连厕所里都找不到一张通缉令。

“这地方空荡荡的，真让我不爽。”她对同居的尼克说。

“那……我能做点什么吗？”他主动地说，“我有时间。”

他的博士论文正在送审，休息在家，的确有时间，但弗朗西斯想不出他能对屋子做出什么改变。其实她觉得，需要改变的是他。

“我们睡吧。”她叹口气说。

第二天晚上，她却在熬夜工作。

“你觉得还要多久？”他问道，只是想知道什么时候放洗澡水什么时候铺床。

“等我看完。”她回答。

他是什么都无所谓，也无所谓自己一个人睡。他很好，真的很好，一直都很好。她希望尼克把她拖进房里，然后操她。那样会很粗鲁也很不方便——她今晚可没时间做爱，她得仔细看看孩子们的作文：她必须清楚记住要怎么回应这十一篇作文，必须在天亮前构思出十一套方案。当然，多少还得睡一会儿——但是她期待他来打乱自己的工作，至少有胆量试试。

她膝盖上堆着孩子们的作文：《我的学校、我的老师和我》。她从学校运动队、颁奖礼和圣诞歌会的相册里精心挑选出每个孩子最好的照片来认脸。

手边第一篇作文是菲奥娜·佩里写的，那个金发碧眼的女孩，小小的耳朵，穿宽大的T恤。

我们的学校叫洛泽里小学。学校里有三个大房子，年纪最大的小孩是六年级和七年級的，我也在这个房子里。我们学的东西很难。明年我就要去莫斯班中学了。我们老师说中学才真

的好玩呢。老师已经不在学校了。最后一天见到她的时候她在哭，所以她只好回去了。后面一天我食物中毒（吃了一种不该吃的鱼）请假了。我最好的朋友雷切尔说老师那天很激动，她再也不会回来了。现在我们有了个新老师，就是斯特雷泽恩太太，您正在看我的作文呢！

弗朗西斯翻过一页想看看还有没有写什么，但这就是菲奥娜要说的全部，她把这一面朝下放在身旁。“吃了一种不该吃的鱼”——她难过地笑了。一种不该吃的鱼能让一个孩子缺课一天，而那一天可能永远改变了她的人生。对菲奥娜·佩里来说，她只是碰巧有一个星期三没来；而那天晚上她的父母，还有她所有同学的父母都接到电话，通知孩子们在家等待新老师接替麦克肖恩太太。小菲奥娜在作文里向新来的老师示好，她的生活丝毫没有受到影响，麦克肖恩太太只是从她小小的生命里消失而已，就好像被那块可爱的新橡皮给擦掉了。

“我的学校叫洛泽里小学。”马丁·达菲写道，“我在高年级，六年级。我小时候住在波顿。我妈妈说麦克肖恩太太发生的事情跟我一点关系也没有，叫我赶紧忘掉。好多人问我这事，大概被问了有一千次了，有时我告诉他们，有时不告诉他们。但每次我都跟他们说我真的不记得了，因为麦克肖恩太太哭起来的时候，我觉得很不好意思，就把眼睛蒙上，没看到什么。就写到这里。”

像是给文章作结似的，传来了冲马桶的声音。是尼克，正下楼来撒睡前的最后一泡尿。

“你难道没意识到我们的关系快完了吗？”她心里冲着他吼，这股荒谬的冲动让她大声笑出来。听见笑声，他走到她身边，洗完手只是匆匆擦了擦，手腕还是湿的。

“什么事这么好笑？”他想知道。幽默感是他身上最大的优点——之一吧。他站在那里，裸着上身，胸膛缭绕着一层闪烁的水雾，阅读台灯的光勾勒出他身体的轮廓。她的呼吸夹带着疼痛，因为很快就要和他分离了，她要推开他，不再让他回来。

“到这儿来。”她低声说。他顺从地走过去。

她要和他快速地做个爱，就在这张沙发上，然后继续她的工作。裸着身子，她猜测着马丁·达菲透过那十根小手指到底看到了些什么，手指上也许还沾着早餐的面包酱。蒙眼睛是一种交际姿势，传达的信息是期望他人确认眼前的事情是逾越限制的……她把臀部滑向沙发边缘，好让跪着的尼克进入身体。马丁·达菲真的没看到什么吗？她很怀疑。如果他表面上的活跃，证明只是一种防御机制的话，她可能不得不对他做些工作。他来村子没多久，这让他变得敏感脆弱，另一方面也防止了他太过亲近珍妮·麦克肖恩……此刻，弗朗西斯不得不承认，她的阴蒂没有得到足够的摩擦，尤其是隔着那该死的避孕套，靠垫上的拉链又一次次地刺到背脊。

“我们上楼吧。”她说。

高潮过后，在内啡肽的作用下，她依偎着他的背，渐渐滑入了睡梦中。

“学校很好，我以前的老师也很好。”这是格雷格·巴瑞的作文。他又是哪一个？她想不起他的相貌，即使看着照片也不能——一张明显失焦的照片，拍的是他们在表演圣诞剧：模糊的棉花胡子和纸板翅膀。

“这个孩子看起来怎样？”

她把照片递给早餐桌另一头的尼克。他看了看手指有没有沾上黄油，然后握住这张小照片的边缘。

“腼腆。”他想了一下说。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圣诞剧表演总把不讲话的牧羊人角色分配给腼腆的孩子。站在他前面的这个女孩，显然就会讲那些‘我们追随伯利恒之星’的台词。这个孩子只要跟在后面就行——顶多递个礼物什么的。”

她微笑地看着他将照片还回来。这种四目相接的微笑，是这些天来他们最为亲密的交流。他很敏锐，真的。面对陌生人的时候。

“你会是个好爸爸的。”她轻柔地说，仍旧能感到由于满足和缺乏睡眠引起的肉体震颤。

“别再提这个了。”他简短地提醒她。

视线里闪过什么东西，让她慌乱不安。是小格雷格的照片。还没有接过来，尼克却突然恼怒了，朝她挥着照片，就好像她用一個他不想要的孩子威胁到他了。

从他们的房子到学校只需步行就可以，这不算是好事。如果

能坐上谁的车开上一段长长的距离，那将会给她最后一次珍贵的机会，把剩下的作文读完。她昨天怎么就睡着了？搞得好像那些没用的男人似的，她时常在情感专栏里看到女人们抱怨这些男人。

“早上好，斯特雷泽恩太太！”她走进教室的时候，孩子们齐声喊道。

对他们来说，她是“太太”。对她的学生而言，她永远有这么一个职业称谓，“太太”。她感到，如果孩子们认为她是传统的贤妻良母就会更信任她，好像这样就能让她变成了故事书里的人，在书里，一个家庭的成员构成是固定的。作为一个自由而理性的女权主义者，在必要的时候她又能够迅速激烈地妥协。或许正是这个特点让她在同事中脱颖而出，至少在这种极为棘手的情况下是如此。

她几乎一眼就能看出哪些孩子是善于传达情绪的。她拉拢他们影响别的孩子。散播安全感和恢复秩序是她的天赋。早在接受这些年的专业训练之前，她就拥有这种天赋。

这些孩子粘着她，在她耳边呢喃，倚靠在她柔软的肩膀上，只是为了让自己兴奋。她最担心的并不是这些孩子，但仍然尽力吸引他们：他们能帮助她融化其他孩子的心。

“雷切儿，听说你会用办公室的那台复印机。能麻烦你把这份重要文件印十份吗？”

雷切儿（“我不太和别人玩，我更喜欢做事。”）匆匆跑向那台神圣的机器，由于得到信任而骄傲得脸上发光，她就要踏进那个禁区，就要去驾驭神秘的科技了。

弗朗西斯已经能掌控这一整个班级，了解他们何时紧张，何

时释放，何时如火般热烈喷发，何时似水般天真平静。孩子们和麦克肖恩太太在一起的最后一天所受的冲击，以不同速度渗入到他们每一个人；弗朗西斯猜想要是发生什么大事，雅基·科克斯或者汤姆·芒罗会最先崩溃，即使那惊险的事故和他们的麦克肖恩老师沾不上边。雅基（典型的温室花朵，非常计较同学们有没有把她的名字写对）在作文里这样写道：

我非常喜欢我的老师，不想要换老师，至少不要永远换掉。我以前的作业都在老师那里，我的评语都是她写的，她知道应该写什么、为什么这样写。所以等她回来了，她就能继续教我做个正直的人。

汤姆·芒罗，一个举止不太协调、容易激动的男生，睫毛长得吓人，由于早产智力略有缺陷。他竭尽所能写出了这样的作文：“我以前的老师很好，一切都很好。”

但他以前的老师并不好，一点都不好。汤姆正在费力地做一件对他来说相当艰巨的事，用尺子在一张张纸板上划出边线再把它们粘合，各种情绪深深绞进他凹陷的胸腔里。

不可思议的是，第四天仍旧没什么特别的事发生，至少没有普通教师解决不了的。只有一件事：下雨了。学生们激烈地争论着谁该去把操场上的椅子收进来——班花凯丝·科特里尔，满怀责任感，两颊通红，一脸愁容，嘴撅得老高。当然她很快又会张开嘴笑的。她是那种凭直觉活着的人。她的作文平铺直叙了两行关于麦克

肖恩太太离开的文字，接着是一整页的“我不太踢足球，我更喜欢跳房子。星期一我有体操课，我体操跳得不怎么好……”她的愤怒生来有限，稍纵即逝：要让她感染其他同学的情绪是不可能的。

施展威信对弗朗西斯来说就像一门身体技能，她冷静地掌控住了这场争执摆动不安的两端，将它们缠在小指上。叫嚷声停了，即将兴起的骚乱消散无踪，不到十分钟，她让整个班级静坐下来，专注地看着她展示的一本有关白化病的书上的照片，听她讲解上面的文字。这类书弗朗西斯有不少：它们足够古怪，绝对能给孩子一阵惊颤；它们信息量大，足够填满孩子们的脑袋，供其咀嚼；它们足够突兀，又不具危险性。那些白皮肤粉红眼睛的土著照片足以把汤米都吓得目瞪口呆，比他聪明的孩子们则对着遗传学的细节图片皱起了眉头。

窗外的雨水使天空暗淡了下来，教室里日光灯亮起来，荧光打在孩子们的脸上，看上去也有点像是白化病的样子。弗朗西斯就这样告诉孩子们，这句话平息了他们不安而兴奋的尖叫。

“可能会传染的。”她开玩笑说。

放学后，雨下得非常大了，连那些走走就能到家的孩子都有家人或邻居开车来接。孩子们一个个地被接走了，只剩下哈丽特·菲什洛克和她矮小的弟弟小钉，小钉在低年级念书。（弗朗西斯很难相信他的真名就叫小钉，可人人都这么叫他。）

“不知道怎么把小钉带回家，才能不让他湿透。”哈丽特叹着气，把和宠物一般大小的弟弟塞进油腻腻的粗呢外套。

哈丽特住在村子最外围一个破旧的房车停车场，她的母亲酗酒，继父在家里需要的时候可以弄些汽车零件回来，他有过性虐待的传言，说是在社会服务机构留了几十页的档案。

“我有伞，”弗朗西斯说，“很大的伞。我可以和你们一起走到加油站那里。”她注意到女孩的脸上闪过一丝忧虑——是的，走到加油站连那些破烂房车的影子都望不到——好，她回答说，好。

他们一起穿过洛泽里的一条条街道，暴雨落成幕帘，商店和房屋都像隔了层雾蒙蒙的玻璃。一切都成了模糊光亮的灰色，巨大的汪洋里村庄的幻影摇曳着浪尖，车灯像远方的船只缓慢穿行其间。为了尽可能不被雨淋到，小钉和哈丽特在伞下各走在弗朗西斯的一边，走了约莫十分钟，弗朗西斯吃惊而欣喜地感到哈丽特牵到了她的手。

快走到村边时，一束红色的灯光跳动着刺穿了阴暗：一辆警车停在麦克肖恩家门外。看来警察每天都在，尽管很难想象到了现在这时候，他们还想从那里得到什么结果。也许他们认为大卫·麦克肖恩会回来取信喂狗吧。

雨开始疯狂地落下来，像是出于暴怒，嘈杂地敲打着伞面。幸好没有风，弗朗西斯还能够握住他们的保护伞，任雨水噼噼啪啪地沿伞缘落下，包围住他们。

“太可怕了！”哈丽特喊起来。

“不可怕？”弗朗西斯向她回喊，“我们在伞下淋不到雨，这雨下不久的！”

他们走过加油站，弗朗西斯什么也没说。她明白自己正穿过一

条可靠的界线，很快就要望见远处停满房车的彼岸了。

“这是我们住的地方。”能看到停车场时，哈丽特说。雨势渐缓，散发着微光，像是电视屏幕上的雪花，遍洒在这块阴沉的废车场，那些流动房屋永久停驻的地方。弗朗西斯知道再陪孩子走下去是冒险的。

这时，当哈丽特和她弟弟离开他们新老师撑着的伞，哈丽特讲了一段话，讲得仓促含混，像是急于逃脱压迫似的。

“麦克肖恩太太以前有时候放学会来这里。来见一个男的，这男的现在走了。他们一起在他的房车里待好几个小时，传出很吵的声音，然后她回村子自己的家里。在做爱——大家都知道。所以麦克肖恩先生才会那么生气。他一定是发现了。”

秘密终于传达，哈丽特抓起弟弟的手，小心地跳进这片肮脏的沼泽，她居住的地方。

弗朗西斯家里——更确切地说，她被派遣期间所住的房子里——出了些状况。

暴雨（一九三七年以来最高的单日降雨量——如果她能调到当地电台就会知道这个消息）击溃了屋顶的防御，屋里到处都在滴水。

弗朗西斯在楼上的房间里穿行，抬眼看着潮湿的天花板。它们就像因为恐惧或费力而流汗。卧室的情况最糟，地毯在脚下叹息，床已经湿透：尼克拿水桶来接雨水时已经来不及了。走向楼下。弗朗西斯差点在湿滑的楼梯地毯上摔断脖子；这反倒摇落了一些她对

这间房子的轻蔑感，也重重地震撼了她。

“雨大起来的时候我真的看过，所有窗子都关上了。”尼克对她说，带着一丝自我辩解的意味。“只是没想到这地方会漏雨，就这么回事。”

他们一起抬头，看到一滴滴雨水聚集到吊灯内里。房子随时都可能断电。

“我想和你要个孩子，尼克。”弗朗西斯说，她听见自己的声音仿佛穿透了暴雨的喧嚣，尽管雨势已经减弱，只留下它带来的损伤在持续。

尼克不解地凝视着她，就像在等待她的话自行解码出有关水桶或洗衣店的话题。

“这件事以前就谈过了。”他告诫说。

“我真的想。”

她想要他带她上楼，把她扔到湿透的床单上，孕育出一个小生命，它会长大，有一天会和她一起走在伞下。

“我告诉过你了，”他提醒她，“你可以领养一个，做单亲妈妈，我会看看情形。我不能保证。”

“我不是要你分担责任，你这浑蛋。”她说，“我想要一个我和我的孩子。从一开始就这么想。什么都不要，除了‘我们’的基因。干净的开始。领养的孩子一出生就带着他们的伤，打从离开娘胎的那一天起。他们生下来就一直在吸收父母的垃圾。”

“是啊是啊！”他喊起来，做着激烈的手势，“真可惜，垃圾的人类一直把孩子带到世上，而没有交给像你这样的专家！”